

母亲的槐花焖饭

刘希 杜小杜

小时候，故乡种着很多槐树，每到槐花盛开的季节，村子就被笼罩在缀满一串串洁白槐花的树林中，空气里也弥漫着淡淡的素雅的清芬，沁人心脾。“槐林五月漾琼花，郁郁芬芳醉万家。春水碧波飘落处，浮香一路到天涯。”可见，槐花的芳香也陶醉了诗人的心。

每到四五月间，乡间的槐树上，洁白如玉的美丽槐花，在枝头喧闹着，虽无玫瑰之馨香，无牡丹之高贵，无莲花之高洁，但无数的槐花簇拥在一起，那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槐花虽是乡野之花，但我家乡的人却极度偏爱它。在田园，在荒野，在路边，在沟谷，随处可见槐树的身影。那风姿卓越的槐树，常常绿树成荫，是人们休憩、玩耍的好场所，每到这个时节，大朵大朵的槐花像听从号令了似的，全都开放了，家乡便是一片白色的海洋，微风拂过，那醉人的花香便透过串串娇小的铃铛，弥漫在故乡的空气中，整个家乡便都沉浸在沁人心脾的槐花香气中了……

采摘下来的槐花，在心灵手巧的母亲那里，更是一道美食。可以做汤、拌菜、焖饭，也可以做槐花糕、包饺子。印象最深的是蒸槐花。做法很简单，将洗净的槐花加入面粉拌匀，放入笼屉中蒸熟，再捣一碗用蒜瓣、姜、盐、辣椒酱、醋做成的汁，倒入香油，在槐花中搅拌均匀。那滋味，想起来就让人流口水。每年槐花盛开的季节，家家户户灶房里都飘着槐花的香味，以至于整个村子都被槐花的清香所笼罩。

母亲用槐花和上面粉做成槐花焖饭也是我的最爱。每到槐花盛开的季节，放学后，我便在母亲的招呼下，带着竹竿、竹筐、镰刀去摘槐花，母亲总会选择一

棵槐花开得又浓又密的槐树，把东西往地下一放，把镰刀用绳子绑在竹竿上，然后将竹竿高高举起，升在槐花丛中，随着母亲手的上下用力，一串串的槐树顺势落下，我赶紧弯腰捡进竹筐。不多的工夫，我们就收获了大半筐。摘来的槐花，母亲总要提到小河边清洗，然后放在竹筐里滤干水分。可我心急，想吃喷香的槐花饭，总是时不时跑去看看槐花干了没有，看着我垂涎欲滴的样子，母亲笑嘻嘻地安慰我：“放心好了，明天，一定帮你做槐花焖饭。”

第二天放学，我就急急地往家赶，远远地，就闻到了槐花饭的香味，不由得一路狂奔过去，还没放下书包就让母亲盛饭，热气腾腾的槐花焖饭，透着甜蜜的花香，顿时让我胃口大开，我狼吞虎咽地吃着，母亲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，叮嘱慢点吃，慢点吃，锅里很多，不着急。吃完一碗，母亲又去帮我添一碗，直到看到我打着饱嗝，做出想吐却吃不下的神态，母亲这才满意地收拾碗筷。

我喜欢闻槐花的香味儿，村人也喜欢，连远道而来的养蜂人也不舍在这样的花香中离去，要多采些槐花蜜才肯走，长方形的蜂箱井然有序地排在槐树下，成群的蜜蜂时而相聚一团时而单飞，在槐花丛中奔忙着，不长的一段时日过后，村人们总是能吃到既美味又廉价的槐花蜜。

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故乡的槐树依旧根深叶茂，槐花簇簇，再回到故乡，甜蜜的槐花香味儿，依旧在风中飘散着。母亲又做了我最爱吃的槐花焖饭，我沉醉在母亲浓浓的爱里，心情像一朵盛开的槐花，亮丽无比。

长镜头

广场上的“合唱团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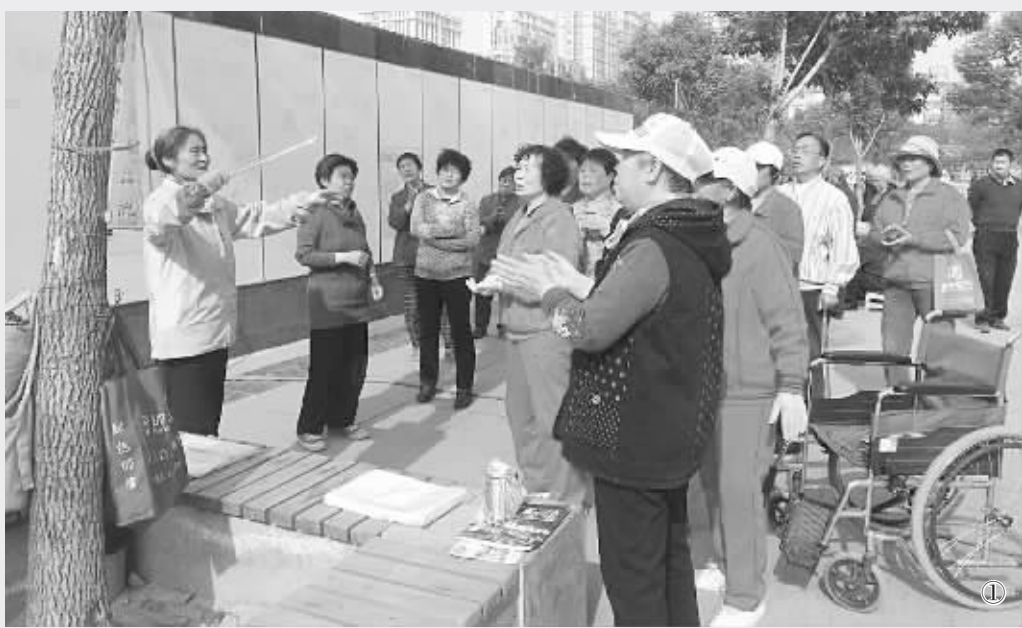
在石家庄桥西区民心广场有一群爱唱歌的老人，每天下午三四点的时候都能在广场的西南角听到他们的歌声。老人们把他们这个小组织叫做合唱团，负责教大家唱歌的张阿姨是这个团的“团长”。

张阿姨平时就喜欢唱歌，退休后在家闲着没事经常到广场上散散步，时间长了就认识这么一群“老朋友”，由于她歌唱得不错，大家就提议由她来教大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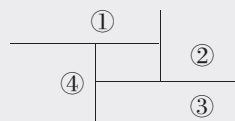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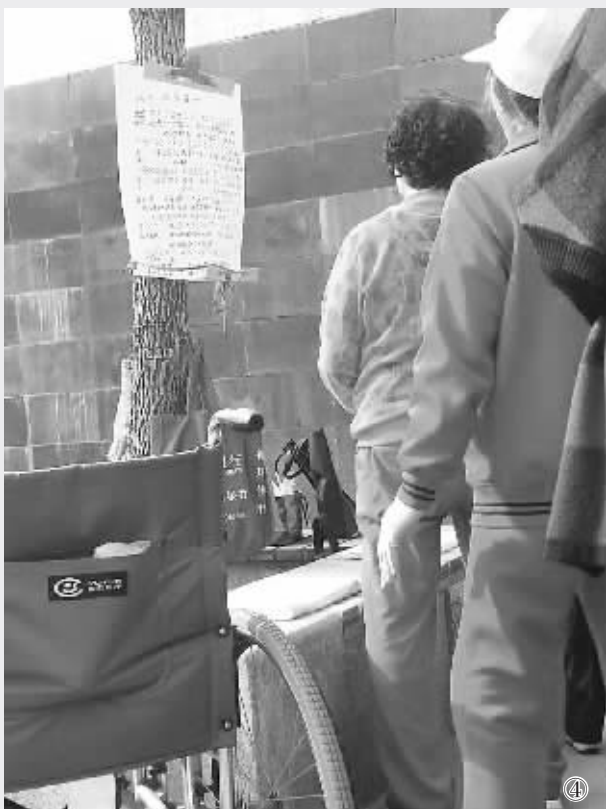
伙唱歌。张阿姨说，既然大家伙信任她，她也得尽点心。为此她还特意让孩子在网上搜了歌谱，抄在硬纸板上，带到广场上给大家上课。

张团长教得很卖力，老人们学得也都认真。一位老人家住在桥东，每天坐着公交车来广场上学唱歌，她笑着说，我是来滥竽充数的，虽然唱得不怎么样，但每天来这儿唱上一会儿心情就特别好。

文/图 李倩军



①广场上的“合唱团”
②手抄的歌谱
③张团长在认真地教唱歌
④学员们学得很认真



温软的鹊巢

宋修虹

周末回乡探望老人的路上，我的眼睛，就有些忙不过来了。路旁的树上，一个个喜鹊窝，触目皆是。有的还与时俱进，跟盖楼似的，筑起了“小高层”。

看到它们，和在巢筑枝头，高声喳喳、蹦蹦跳跳的喜鹊，就心动，倍感亲切。

儿时，曾看到屋旁的东树林子里，两只喜鹊，在那棵高大的杨树上飞出飞进地忙碌着，树上有一个不大的鹊窝。它们正在不断地添加新枝，修补旧巢。它们很勤快，每天早起晚归，你衔来树枝，我叼片树叶。累了，就稍停，互相梳理梳理羽毛，然后叽叽喳喳说会儿话，像是互相鼓励，又像是在交流下一步的补建计划。不几天，一个更结实、更大的球形“爱巢”，就在鸟夫妻的亲密合作中，筑好了。

望着这样的鸟巢，特别好奇。尤其揪心刮风下雨的日子，巢里的喜鹊会不会被淋雨？因为鸟巢外表看起来，是用一些树枝为材料，这样的材料怎能抵风雨、防寒冷？

问周围的人，不是敷衍就是不晓得。上学时，向老师请教，老师说等你书读得多了，就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。为什么要等？我想立即知道答案啊。

于是就躲开了大人的眼睛，让擅爬树的弟弟爬上树去看看。七岁的弟弟，像猿猴一样蹭蹭地爬上树，说看不清喜鹊窝里

什么样子！我说：你把上层的拆了看看。弟弟就不断地往下扔树枝，我担心两只喜鹊回来发现了，赶紧招呼弟弟下来。

弟弟下来告诉我，鹊窝里，还有个鹊窝。我问：什么意思？弟弟解释说：“外层是树枝窝，里面还有一个窝，用这些东西做的，摸着挺软乎。”弟弟从口袋里掏出一把，是泥、草叶、马鬃、羽毛等。

原来喜鹊窝是“巢中巢”啊！外层，加固；内巢，材料温软，把风雨、寒冷挡在外面。多智慧的建筑师啊！我的担心多余了。这是一对很执着的鹊夫妻，第二天，它们又开始不辞劳苦，修补被拆了屋顶的“家”。

在动物建筑中，喜鹊窝，绝对称得上是巧夺天工的奢华之作。喜鹊夫妻，总会择树而栖，商量着把“房址”选在树的高处。这样的位置，承重力相对弱些，可以有效地防止入侵者，避开潜在的危险。

选好了“房址”，开始筑巢。先用大树枝搭个框架，然后往里面穿插小树枝，这种建造方法，可以让内部空间最大化；球形构造可以分散压力，让巢在风雨飘摇中，更加稳固。外层是粗树枝。内巢用小树枝、黏土做成，能起到良好的保温作用，再铺上一层干草和羽毛等，这样巢内既宽敞，又舒适、柔软，鸟妈妈尽可安心养育鸟宝宝。温暖的巢，盛的满是爱。

谁的行囊，都有一个安放身心的“巢”。鹊巢，很容易让人想到“家”，想到“爱”与“温暖”这些最明亮、最美好的字眼。

我们可以不在乎天空的表情，可是，这世间，任谁也无法不在乎一个“家”，哪怕是一只鸟。

官场百态

胃口

翟杰

单位人事改革，我这个文秘也换了顶头上司。上班第一天，办公室张主任便组织中层领导为新局面接风。因和张老的私交不错，故而我也有机会参加这个饭局。

下班前，张主任低声告诉我，因最近风头紧，晚宴设在数十里之外的“农家乐”。下午，我们早早地来到了目的地，恭恭敬敬地坐在房间里，就等局长大人前来了。约摸过了一个小时，局长才在张主任的陪同下，气宇轩昂地走了进来。

不一会儿，大圆桌摆满了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。结果，不知是饭菜不合胃口，还是领导有什么心事，一大桌子菜，局长只是象征性地吃了一点儿。我们都是经过“大场面”的人，深谙酒桌上的规矩，看领导不怎么动筷，谁也不敢放开吃。不久，领导举起酒杯，向我们表达感谢之后，就以有事为由离开了。

局长一走，我们几个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没过多久，我陪局长到基层考查工作。一转眼到了中午，基层领导早已把午餐安

排好了。可是，局长却说要和普通群众家里去吃，顺便体察一下民情，这也是此次调研的一个重点。局长这一招，可是打了基层领导一个措手不及。没办法，只能按照局长的要求，我们来到一个贫困户家里。碰巧，这家人正在吃午饭，基层领导简单介绍之后，主人搬来一个小凳子，为局长盛好一碗米饭，局长便有滋有味地吃起来。随行的电视台记者，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活生生的素材，领导在镜头里，把一整晚米饭吃得一粒不剩。

看着领导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再联想起不久前的接风晚宴，对于领导的胃口，我更加捉摸不准了。难不成，局长不喜欢大鱼大肉，就喜欢吃这一口？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和张主任提起这件事时，没想到他听后哈哈大笑，然后神秘地对我说：“你听说过‘见什么人说什么话’吗？咱局长是‘见什么人吃什么饭’。当着我们的面，他要吃出‘威严’，当着老百姓的面，他自然要吃出‘亲民’喽……”

嫂子

林敏

哥哥三十岁那年，因没娶上媳妇，依然是孤身一人。

并非哥哥长相不好、身材不高，而是因为他有三个正上学的弟弟妹妹，一年数万元的学费，把大姑娘吓得不敢进我们家的门。直到后来，遇到了现在的嫂子，哥哥才结束了打光棍生涯。嫂子是哥哥的同学，长年在外打工，回家探亲的时候，听说哥哥没娶上媳妇，就托同学前来做媒。因为两人在上学时就有好感，因此这门亲事一说即成。

农村结婚都要几金几大件，但嫂子从订婚到结婚，不但没要俺家一分钱，还拿出以

前打工挣的钱，为我们兄妹缴学费。这下把父母感动得呀！一个劲地感叹前世烧高香了，娶了个这么好的儿媳妇，真是俺家的福气呀！

但学费依然是头等大事。那时候二哥上大学，我和弟弟正念高中，一年一两万块钱的学费，对于土里刨食的农家来说，就是一组天文数字。母亲说，供养出来一个大学生就成了，想让我俩退学。但嫂子坚决不让，她说自己在城里打工时，受尽了没文化的苦，她不想让我们再受那份罪。为了让我们姊妹有学上，嫂子不顾母亲的劝阻，带着

身孕和哥哥外出打工挣钱。临走时，她把一条红围巾绕在了我的脖子上，亲切地对我说，妹妹，好好学习，嫂子供你上大学！谁知这一去，竟再也没有回来。

据哥哥说，嫂子临产时，为了省钱，不肯去大医院生产，就在当地找了个接生婆，想在家生孩子，好省一大笔医疗费。可惜很不幸，孩子还没生下来，嫂子就因难产离开了我们。临终，嫂子还牵挂着我们姊妹的学业……

如今，嫂子已离去多年，而我还会像往常一样到嫂子坟前祭奠，伊人已去，而爱永存。

